

## 第二十六回 通元子妙法救童

〔先聲新水令〕調

詞曰：

英雄怒殺淫妻婦，縲紲中千般受苦。一旦法場來，誰救去，妙術仙師雲端久住。

滑知縣坐堂，原差跪稟：“童昆當面。”滑知縣說：“你就是童昆，怎麼殺死陶氏？從直招來。”童昆說：“小人是江南揚州府人氏，來杭投親不遇，因暫住飯店。這趙虎之妻陶氏屢次調戲小人，小人都理他。本月初七日黃昏時候，陶氏走到小人臥房，口出淫詞。小人就勸戒他一頓，催他出去。不料昨日他叫店小二將小人房門除去，當夜店中人睡靜，陶氏執燭到小人房內。小人已睡熟了。他就赤身條條上小人床來。小人驚醒，見陶氏如此光景，就跳下床來，羞辱他一頓。他只是不肯去。前面更夫漸近，小人著急，就拿出刀來。陶氏說：‘就拿刀嚇我也是不去的。’小人動了氣，想道：這無恥淫婦生在世上敗壞風俗，因而殺死他是實。”

滑知縣說：“趙虎，你告他強奸未免誣他。若是強奸就該殺死在陶氏房中。本縣驗明殺死在他客房中，又是條條赤身，褲子去在半邊，並無扯破形跡。這定是陶氏私奔，自己褪下褲子上床的了。”知縣叫：“見證孫崇山，你同寓在店，曾聽得陶氏喊叫麼？”孫說：“小的並未曾聽得喊叫之聲。”滑知縣說：“如童昆硬抱陶氏赤身露體走過兩進房子，何能一聲不出？顯係陶氏自己私奔。趙虎，因你是尸親，不坐你誣告之罪。童昆，你不該殺死他。殺人是要抵命的。”童昆說：“小人情願。”趙憚思坐在旁邊說：“父臺該用大刑。”童昆說：“俺已直招，何用大刑？你這奸黨的狗才，非案內之人，在此何為？俺童昆陽世無如你何，做厲鬼來追你命。”棗核釘說：“大爺，他到此地位還要嘴硬。”滑知縣標了監牌收禁。陳奶奶家中知道，眾人大哭。隨即到監中探問，已定死罪，申詳上司，案成起解。

棗核釘拿了一百兩銀子來會解差王進，叫：“進兄，解童昆就是你麼？”王進說：“正是。”棗核釘說：“我送你老哥一百兩銀子，解童昆上路，一里打他一棍，二里打他兩棍，三里打他三棍。”王進笑道：“走一百里打他一百棍何如？”棗核釘說：“好極。還要每日如此。直要打得他像在西湖打我的樣子我纔快活。拜托，拜托。”棗核釘去了。王進收了銀子說：“我在路上不打童昆，他那裏知道？就白用這等惡人的銀子亦不為有過。”

王進解童昆一直到按察司衙門，他都直招，不曾受刑。秋審後發回仁和縣收禁。那一日斤詳到了，滑知縣標了提監牌，提出童昆，在獄神堂原差動手綁了，押上大堂，賞了劊子手花紅酒肉，插了標子，上寫“斬犯一名童昆”。滑知縣用過朱筆，破鑼破鼓迎到街上。陳奶奶、素娥、仙姑哭到法場。

陳保元因前有蔡飛一案，不敢出來，所以都是女人在此伺候收尸。陳奶奶說：“童相公蒙他救我女兒，我今日不能救你，我都恨死了，我都急死了！”童昆說：“伯母，這是小侄的劫數，亦無怨恨。所恨者洪兄不知下落，義父在家不知童昆遇難。我雖死亦不瞑目。”陳家眾婦女哭在一堆，那些看的人，有的都曉得陶氏淫妻的案情。這個說：“童昆是真英雄。”那個說：“童昆是奇男子。”這個說：“童昆是鐵漢。”那個說：“趙虎是毒龜。”素娥進前祭過，哭道：“童叔叔，奴家見你這捆綁樣子，萬箭鑽心，恨不得以身替死。”哭得語語傷心，言言痛骨。那些看的人也就人人墮淚，個個嘆嗟。連劊子手都心酸了。滑知縣已到法場，護送城守營武職官兵都是弓上弦刀出鞘，只等午時三刻放炮開刀。

忽然狂風大作，走石飛沙，青天晝晦，目不見人。誰知通元子立在雲端作法，將童昆松了綁，起在空中。又幻出一百個童昆，照樣捆綁，二百個劊子手照樣摻著，一霎時風定日明，滑知縣嚇呆了。陳家眾人又苦又驚，不知何故。那些閑人說：“這是真冤枉。”滑知縣聽說冤枉，大怒道：“本縣檢尸明明是殺死的，又是童昆親口招認，親手畫供，怎是冤枉？不要說一百個童昆，就是一千個童昆本縣都是要殺盡了的。”吩咐放炮開刀。劊子手殺了一個童昆，又殺第二個童昆，那第一個頭安到第二個脖子上，第二個頭安到第一個脖子上。把一百個童昆殺完，個個頭都安好，談笑自如。滑知縣沒法，說：“這些童昆都收入禁中，明日申詳再為辦理。”次日獄中並無一個童昆了。那許多劊子手亦不知何處去了，仍剩了兩個真的。

彼時通元子在雲端裏說：“童昆，你難星退了，速回揚州，來年洪昆到你家，一同進京入武闈。俺去了。”童昆拜謝仙師歸家，有五言古詩為證。詩曰：

魏人有左慈，曹操不及知。  
幻入羊群裏，反調其相欺，  
曰：“此乃妖術，為我速斬之。”  
斬左又一左，一左已稱奇，  
況今不可解，變幻更支離。  
一則化為百，百偽無一遺。  
仙師亦兒戲，縣官何說辭。